

长
篇
反
腐
小
说

田
天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 征

天 咫

田 天 著

3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天 德 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惩/田天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87-1500-2

I. 天…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2074 号

天 惩

作 者: 田 天

责任编辑: 邓淑杰

责任校对: 邓淑杰

封面设计: 李 栋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京程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7—5387—1500—2/I·1447

定 价: 19.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写和反映当今变革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长篇小说，是田天现实主义系列作品之一。

作品通过省委干部子弟白帆及其子女的命运，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都市所面临的新的社会问题。作品围绕白帆的私生女白羚的遭遇，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及两代人的婚姻爱情观，同时反映了国家干部贪污腐化终究会东窗事发，他们留给子弟的不是享乐而是罪孽。作品塑造了白帆、白羚、乔云云、卓玉明、苏文婷、霍苑、孙南阳、柳小曼等艺术形象。作品高屋建瓴，浓墨重彩，新旧交替，人物沉浮，将大都市一段时期内的真实事件艺术地表现出来，使读者如入其境，觉得小说里的那些人物如在面前。

这是一部贴近生活，富有时代色彩的佳作。

ABEG/901



作者简介

田天，本名田明科，男，汉族，47岁。发表作品：《情无归处》、《热血男儿》。《情无归处》收入时代文艺出版社《老枪丛书》，《热血男儿》在《广州日报》连载三个月。

长篇
反
腐
小
说

天
天

● 责任编辑：邓淑杰
● 封面设计：李 栋

长
篇
反
腐
小
说

天
愆

长
篇
反
腐
小
说

田
天

天
愆

第一章

一

深林藏猛虎，高山出峻鹞，巫溪山清水秀历来出美女。这里的女子个个生得水色好，细皮嫩肉，白似羊脂，红如桃花，让人生奇。天下美女数巫溪，而巫溪美女则数桥西，因为桥西镇出了两个盖压群芳的绝代美女。这两个绝代美女一个是在巫溪独占魁首风流十八载打遍巴蜀无敌手的乔云云，另一个竟是乔云云的独生女儿白羚，她母女俩在巫溪被人们称为绝代双娇。

乔云云美艳无比，人称小仙女，她的容貌就是西施、貂蝉、杨玉环再世也莫过于此。虽然月闭花羞鱼沉雁落的景色无人见识过，但大街上的男人们见了乔云云，把眼看直了让树干撞了头烟头烧了手而浑然不觉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乔云云十八岁就在方圆百里出了名，她与一个英俊的

插队知青偷尝了禁果。这个插队知青是大都市人，父亲是个被打倒了的大干部，当他父亲重新又掌权后，他很快返回了大都市，给乔云云丢下了一个俩人的爱情结晶——白羚。他这一去，便如石沉大海再无音信，让乔云云痛不欲生。从此乔云云灰了心，把还没断奶的女儿交给母亲看养，便独自一人下了山去闯世界。她在重庆、成都、昆明、武汉、大都市绕了一大圈儿，历时九年又回到了家乡。

九年时间不算短，女儿白羚也已经十二岁，考上了初中，可她却依然如故，容貌身材如旧，看上去还同少女一般无二，只是穿着不再冒山气，完全是个摩登女郎的入时打扮。她项上挂的、耳上坠的、手指上戴的俱是黄的、白的，耀眼夺目，令镇上所有的女人眼馋。人们开始猜疑这位大美人这九年间做了些什么，有人说是当了小姐，有人说是当了二奶，而她本人却对这段经历只字不提，讳莫如深。女儿白羚却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对母亲非常崇拜，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母亲单枪匹马闯天下，不靠别人，只凭自己的本事闯了半个中国，不仅毫毛无损，还满载而归，挣回了大把大把的大额钞票，满身的珠光宝气，叫那些年年出门打工的男人们汗颜。所以，她为母亲骄傲，引以为荣，并在心底里打好了主意，待长大后，也要像母亲一样单凭自己去外面闯天下，和母亲一样闯一个满载而归，不仅吃好玩好，挣好多钱，而且还要超过母亲，不光闯南方，还要闯东方、西方、北方，游遍中华大地的壮丽

山河。这个主意她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存着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在内。

日子如白驹过隙，白羚不知不觉就已经初中毕业了，因差二分而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她便赌气不再念书，干脆坐在家闲呆着，横竖母亲很有钱，根本不用为温饱担忧。富裕生活自然很好，白羚十八岁出落得惊人的美丽，一张桃花般透明娇艳的俏面庞长着一双夺人魂魄的大眼睛，膘谁一眼便会让谁如痴如迷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她那窈窕修美的身材，直挺高耸的胸部，纤细可握的娇腰，浑圆上提的臀围，白藕似的双臂，富有青春弹性的鹿一样的长腿，无处不张扬着美的信息，无处不迸射着美的活力。即使正人君子见了她，也会情不自禁地心跳，想入非非。齷齪小人见了便更是忍耐不住，恨不能一下搂在怀里，把这朵娇嫩欲滴的鲜花揉搓成一撮花泥。可是一天天平安地过去了，她尽管让所有的男人失魂落魄，但却没有遭到一次性骚扰。不管是正人君子还是齷齪小人，他们只能在幻想中，或是在手淫中解决对她猥亵的渴望，并不敢真的对她有丝毫不敬，因为，她有一个让天下男人望而却步的护花使者。

这个护花使者名叫霍力，由于他脸上有长长一条刀砍留下的疤痕，所以人送绰号霍疤。此人身高一米八，浑身发达的腱子肉，体态威猛，加上他脸上那个刀疤，给人一个狰狞狠毒的印象，无论谁见了都会怵惕。霍疤二十八岁，却有五年狱龄。六年前，他和人打架，将三个人的

六条腿全部打断，被判十年徒刑，服刑期间他的表现很好，两次减刑后，提前五年出狱。虽经历了这么一次，他却因祸得福，在服刑期间学了一手精湛的修车技术，各类汽车，轿车、货车、大车、小车、国产车、进口车，几乎所有的汽车的毛病他都能修理好。从一级保养、二级保养、三级保养，直到大修的每道工序，他都能拿下来。出狱后，他开了个修理棚，没几个月就在方圆几百里有了修理质量好的名声，修理棚也很快扩大为修理厂，招收了二十名修理工，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红火。他成了暴发户，而且是蹲过大狱的地头蛇，有他保护白羚，谁还敢有非分之想？

霍疤扬言，“谁敢打她母子的主意就让他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这话比圣旨还有效，尽管有成百上千对这一对美人垂涎的老爷们，但没有一个敢动念头的。鲜花虽好，但命还是最要紧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故事不少，可毕竟那只是故事，要真的让拿命去换风流，谁也是不肯的。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眼中的霍疤是同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与魔鬼无异，有哪个敢拿他的话不当话？因此，有霍疤护着，白羚和母亲乔云云安然无恙，她们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没有受到任何打扰。白羚的胆子也就在无形的保护网下变得越来越大，她像小鹿一样蹦蹦跳跳东游西逛，没有她不敢去的地方。

这天，白羚独自一人上山折山桃花。山桃花最多最好看的是南山坳，这里很幽静，极少有人来这里。白羚是每

年都要来的，春天三月正是桃花怒放的时节，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来折一大抱桃枝回家，插得屋里屋外到处都是山桃花。南山坳终于到了，跋山累出的细细汗珠在秀丽的面庞上，倒像是一大朵盛开带露的娇艳桃花。面前一株株山桃树鲜花争妍，把整个山坳染成粉红一片。白羚惊喜地呼叫一声，飞快地向那盛开的山桃花丛奔去。这一枝苞儿累累，那一枝怒绽芬芳，白羚有些目不暇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香郁甘甜的气息，开始折枝。她瞄准了一个苞儿极多的枝头正要伸手，突然被一声断喝止住了动作。

“不许折枝！”随着声音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吓了白羚一大跳。他眉头紧蹙脸拉得老长，训斥：

“哪个允许你来这里残害花枝？”

白羚惊过后，竟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桃树是你家的吗？”

“不是。”年轻人回答，但他依旧是理直气壮的样子，并没有因为这桃树不是他家的而现出半点理亏的神态来。

白羚止住了笑，她这才发现这个年轻人一表人材，明眸皓齿英俊挺拔，是位非常出众的帅哥，便不由有些心里慌慌的，产生出一股异样的感觉，她飞了个媚眼，娇嗔：

“不是你家的，何劳你来管闲事？不怕人家说你狗逮耗子吗？”

年轻人双手抱在胸前一本正经地说：“这怎么能说是管闲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桃树是绿色植被，折枝就

是破坏绿色植被，也就是破坏生态环境，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这座山也要变成秃山了。”

白羚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哟，真没瞧出来，您还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卫士哩。放心好了，这满山的桃树，我折几枝也是无妨的，这里除了我不会有别人来，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人人都像我这样。”说完，她又伸手去折那枝早已看好的花枝。

“嗨！你这细妹子怎么就说不听，你再折休怪我不客气了！”那年轻人居然真的动了气，竖眉立眼一脸的怒气。白羚并没有害怕，相反，她倒觉得很有趣，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对她这么大声喝斥过，一种新鲜的体验在心头涌动，她的手没有缩回来，扶着那枝央求：

“你就让我折几枝嘛，不然，我这一趟岂不是白来了。”

年轻人的脸色缓和了许多，叹息了一声，埋怨：“你为什么非要折这桃枝，你不觉得折了这么美的桃花可惜？”

白羚哑然失笑，心想，他真是个呆子，她嘴上却说：“看来你还是个怜花惜玉的多愁善感之人，古龙书里有个叫王怜花的公子，你叫啥子怜花？王怜花只是名字叫得好听，其实是个大坏蛋，但愿你和他不一样……”

那帅哥瞥了白羚一眼，没有生气，他非但没有生气，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啥子怜花，我姓卓，叫卓玉明。”

“卓玉明，这个名字怪好听的，不过……”“不过啥

子？”卓玉明似乎很关心白羚的话，扭过脸来盯着白羚的脸。被人关注是所有女孩子渴望的，白羚也不例外，现在面前有一个这样潇洒的帅哥注意她，她心里快活得很。她得意地把俏脸一扬，红润的小嘴一撇，“不过这是个女人名字。”说完，她忍俊不禁，格格地笑起来。

帅哥怔住了，脸上挂着意外的神色呆了半晌，然后长出了口气，白了白羚一眼，有些不服气地说：“瞎说，女人哪有叫这名儿的，分明是男人名字嘛，乱弹。”

白羚好不容易才止住笑，坚持说：“卓玉明，卓玉明，你听听这不是个女人名儿，难道还能成了男人名不成？你拿张纸写上卓玉明三个字问人，怕是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说是女人名儿，你要不信，咱们就试试。”卓玉明瞪着眼看了白羚半天，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叹了口气，“随便你，你说女人名儿就女人名儿好了，反正我是个大男人，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总之，你不要折花枝了，这花好端端的为啥子要折断它们呢？”白羚不屑地嘴角一翘，讥笑着说：“你呀，名字是女人名不算，办事儿也完全是女人味儿，嗨，你到底是不是个真男人？”说话间，她嫣然一笑，“你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诗句吗，‘花堪折时只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你不让我折花枝岂不辜负了这美丽的山桃花？”卓玉明听了脸白一阵红一阵，想必是有些恼怒了。他哼了一声说：“你莫瞎说了，这树好不容易才长这么大，你却来胡折乱摘地糟踏。你瞧，这树干才有胳膊粗细，可它已经长了十年多了，它生长在瘠薄的乱石山坳里多么艰

难，刚刚伸出一点小枝享受一点儿阳光沐浴，你却要狠心地来折断它，你不觉得内疚吗？”卓玉明一席话竟然打动了白羚的侧隐之心，她忽然发现从前非常开心的事原来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不由惭愧起来。

“你还要折花枝吗？”卓玉明板着脸问。白羚惊了一惊，看了一眼卓玉明，低下头摇了摇头。卓玉明的神色开朗了许多，口气也缓和了些，说：“那你还不肯放手？”白羚一愣，这才发现自己的手仍然还捏着那根花枝，她像被烫了手似的忙缩回了手。卓玉明点点头，赞许地说：“这还差不多，记住了，再不要折花枝了，这每一枝、每一朵，都是有生命的，要爱护它，爱它……”白羚茫然中看到卓玉明，她不由心中一动，脱口问：“卓玉明，你到山坳里来做啥子？不会和我一样是来折山桃花的吧。”卓玉明不以为然地把手臂一甩，嗔道：“瞎说，我怎么会折山桃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白羚狡黠地笑着追问：“你还没有回答我，你到这儿做啥子？”卓玉明并没有马上回答白羚的问话，他转身走了几步，弯腰拾起一个画板，向白羚晃了晃。

白羚笑了，“原来你是个画画儿的，蛮高雅的嘛。”她的话倒说得卓玉明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举画板的手也低了几分，低声说：“我是在学画……”“我知道，你要说自己是画家谁信哩。”她凑过去，“我看看你画了些什么？”画板上压着一张纸，纸上画着一枝桃花，整个画儿还没有完成，可也显出了桃花那艳丽的美姿。“画得真好哩！”白羚

称赞道。卓玉明竟然脸红了起来，扭捏着说：“画得不好，都画了五六天了，没有一点儿长进，我正为此心急，所以，你来了我没好气，请你原谅。”“没啥子，你说得对，这片山桃林成长得不容易，我本不该折的，多亏你阻拦，不然，我又要折一大抱花枝……”“一大抱？”卓玉明吃惊地脱口而出。“可不是。”白羚说，“那岂不是要当摧花魔女了，说起来，我和花神都要谢谢你了。”卓玉明被逗笑了，“哪里有花神，要有花神你还敢来吗？”白羚美眸一瞪，一本正经地说：“为啥子不敢来，天底下还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要真的有花神，我天天都会来拜神仙。”说着，她神气活现地在桃花间踱来踱去。

阳光直照下来，她的脸色更加娇美，与桃花相映，更加明媚动人。卓玉明望着她，竟一时间看呆了，手提着画板痴痴地站在那里，忘情地欣赏，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白羚看卓玉明入神的样子不由笑了起来，这一笑更加妩媚，引得卓玉明情不自禁地脱口吐出一个“哦”字来。白羚好不容易止住笑，喘着气问：“你怎么了？”卓玉明立即发现自己失态，脸登时红了，可他反应极快，马上掩饰住自己的窘态，搪塞说：“我……忽然想起了一首诗……”“啥子诗呀？”白羚信以为真，好奇地问。卓玉明何曾想起诗，他只是胡乱找了个借口，白羚竟然紧追不舍，让他心慌意乱，呆呆地望着白羚，忽然心中一动，情景交融下他真的想起了一首古诗，神色坦然下来，一字一句地吟诵起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白羚怔了一怔，莞尔一笑，“看来你不光会画画儿，文学功底也不错嘛，往下念呀。”卓玉明摇头笑着说：“我怎忍心说后两句，还是见好就收吧。”白羚兴致大盛，洋洋得意地指手画脚地拉长声调吟诵：“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卓玉明佯装苦脸，一本正经地说：“这太让人伤感！我本是不愿说出来的，你却把它说出来了。”白羚微微一怔，美丽的眸子转了转，娇嗔说：“这是一首古诗嘛，有啥子好伤感的？我倒觉得很美……”卓玉明叹了口气说：“‘横看成岭侧成峰’，你看的角度与我不同，所以认识也就不同，感觉也就不同了。”白羚想了一想，问：“你的感觉是啥子，说出来让我听听。”卓玉明说：“我说出来你莫生气哟。”白羚有些急，催促说：“快说嘛，卖啥关子！”卓玉明狡黠地眨眨眼睛，“这里有美丽的山桃花，还有更美丽的小美人，娇花美人相映成趣，宛如到了天仙境界，可是，转眼就要人去花落，美景逝去，让人回忆起来恍然如梦，岂不是要让人伤感了吗？”

白羚格格笑了起来，喘着气说：“你真是个悲天怜人感情丰富的人。”卓玉明见白羚并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便放下心来，歪头挑逗说：“你不这样想么？”白羚没有意识到什么，仍然照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人去了还可以再来呀。”卓玉明故意说：“真的吗？”白羚转着眼睛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为什么不是真的，便说：“来便来，有啥子真不真的。”卓玉明眼里放出光来，“这么说你答应明天还来这里？”白羚眼珠一转，调皮地一笑，“我明天来？为啥